

瓜棚柳巷

農村百景叢書

十八里运河
滩象一张碧
水荷叶荷叶

刘绍棠

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贾晋仁
装帧设计：邹立芳



ISBN 7-5378-0744-2

I·722 定价：1.40 元

瓜棚柳巷

刘绍棠 著
北岳文艺出版社

(晋)新登字2号

瓜 棚 柳 巷

刘绍棠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2.25 字数: 31千字

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 000册

*

ISBN 7-5378-0744-2

I·722

定价: 1.40元

瓜棚柳巷

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
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

——艾青：《我爱这土地》

—

十八里运河滩，象一张碧水荷叶；荷叶上闪烁一颗晶莹的露珠，那便是名叫柳巷的小小村落。

村外，河边，一片瓜园。这片瓜园东西八篱宽，南北十篱长；柴门半掩，水柳篱墙。篱墙外，又沿着河边的一溜老龙腰河柳，打起一道半人高的小堤。棵棵河柳绿藤缠腰，扯着朵朵野花上树；枝枝桠桠，上上下下，大大小小的鸟窝倒挂金钟。小堤下，水涨船高，叶叶扁舟，从柳荫下过

来过去。

瓜园里，坐北朝南，柳梢青和女儿柳叶眉埋下八根柳桩立柱，离地三尺，支起两间瓜棚，也叫瓜楼。

柔韧绵长的红皮水柳，编织瓜棚四壁，四壁抹的是麦芋熟泥，镜子面似的平整，照得见面容身影，分得出男女老少。瓜棚的棚顶，铺的是父女俩从河边割来的蒲苇；棚顶起脊，瓜棚象是戴上一顶尖头的绿蓑斗笠。

两间瓜棚，一明一暗；明间住的是柳梢青，暗间住的是柳叶眉。

这个暗间，有门有窗；后窗外，垂柳依依，微风徐来，挂起一幅飘动的柳帘。

瓜棚下，盘起一座八字冷灶，六棱烟囱，冷灶旁堆放着几垛四四方方的青柴。青柴里有一捆捆野蒿，填进灶膛烧起来，袅袅的炊烟飘散着淡淡的香气。灶上一口七锡八补的铁锅，锅台上摆放着红土瓦盆、猫耳绿罐、青葫芦瓢、蓝花饭碗、大肚儿盐缸、细脖儿油瓶，逢年过节才洒几点油花，挂在菜叶上看风景。父女俩削断柳枝当筷子，吃的是糠菜，喝的是河水，打鱼捞虾见荤

腥。

瓜棚前面，只留一块落脚之地，落脚之地以外，便是布满瓜秧的一道道瓜垅。

千丝万缕的瓜秧四下蔓延，层层密叶，顺藤摸瓜，一个个斗大的西瓜象满地乱滚的青石碾子；不留神绊个跟头，金钟罩的脑壳也得磕出牛卵子大的青包，没有两膀子九牛二虎的力气，别想偷走。

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柳梢青在运河滩，还算不上高手把式；种西瓜是他爹的一招鲜，不是他的拿手戏。柳梢青的手艺，真见功夫，叫得响的，一是香瓜，二是面瓜。

他的香瓜匀溜个儿，滴溜儿圆，白的玉白，黄的金黄，摘下来带两片绿叶，更显得好看。从河边挑来两笕水，蹲在绿柳浓荫下，香瓜浸入水笕里，一个时辰捞上来，撕一片苇劈儿，轻轻划上一道，瓜分两半，甜脆爽口，蜜汁元汤，喝下去沁人心脾。他的面瓜，皮薄、肉厚、大肚囊儿，掰开来白籽红瓤，一篓蜜；有花面鬼脸的，有傻头傻脑的，一个个憨态可掬，逗人喜爱。远怕水，近怕鬼，生人吃柳梢青的面瓜，先得打听路数；贪

吃嘴急，张口就咬，噎得眼直，憋得脸青，鱼鹰子伸脖儿；吃一个不饱，吃两个撑着，忍一忍，歇一歇，走两趟小水再吃也不晚；不过，撑着也别怕，跳下河凫几圈，不知不觉化了食，爬上岸来接着吃。吃过柳梢青的香瓜面瓜的人，没个够；人行千里，心也拴在他的瓜秧上。

谷雨前后，栽瓜点豆；柳梢青的瓜园花一开，就香气四溢。等到瓜熟时节，满天下香雾；南风一吹，弥漫方圆几里。于是，东奔西走的行人留步，南来北往的行船靠岸，吃瓜的人一窝蜂赶来。柳梢青手不闲，瓜垅里蹲下身子，拨开密叶选瓜，掐断蔓子摘瓜；柳叶眉脚不停，手提柳篮肩扛秤，运瓜卖瓜来回小跑。

然而，瓜长不到个头，熟不到火候儿，没米下锅，柳梢青也不摘。打躬作揖，磨破嘴皮子，柳梢青只是盘膝大坐在瓜棚上，二目一闭，石人不点头，只能望园兴叹；好象他不是卖瓜，而是嫁女儿。

柳梢青的性子，有点古怪。

二

瓜把式柳梢青，早已人过四十天过午，年交五十知天命了。

瘦骨嶙峋的大高个儿，大步流星的两条鹭鸶长腿，刻满深深皱纹的瓦刀脸，上唇一抹黑胡髭，一天到晚低眉顺眼不开口。刚入立夏他就脱光膀子赤着脚，一折三弯蹲在瓜垅里，头顶背烤着毒热的阳光，汗珠子嘀嘀嗒嗒洒落在瓜叶上；女儿不忍心，摘来一片荷叶，扣在他头上。女儿还织得一件蓑衣，下起瓢泼大雨，给他披身上。

人的名儿，树的影儿，百闻不如一见；冷眼一看柳梢青，谁也看不出他是能工巧匠，更不相信他武艺高强。

柳梢青种瓜是家传，他的武艺却是得自外人传授。

十岁那年，也是在这一块巴掌大的瓜园里，他爹挑一副荆条大筐，走村串乡卖瓜，留下他看园。他爬上一棵老龙腰河柳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运河上，客运和货运大船，高高的桅杆扯满

了白帆，好似行云流水，上京下卫；渔舟穿梭，赤身裸体的渔夫哼唱着哀伤的渔歌，抛撒巨大的鱼网。突然，从一条闷罐官船的船舱里，撞出一个戴着手铐，趔趄着脚镣的女人，扑通一声投河；押船的兵勇响起震耳欲聋的毛瑟枪声，打得河面象下雹子。柳梢青吓得手挽河柳的枝条，荡了个秋千落地，跑回瓜棚。

人影一闪，他眨了眨眼，只见那个投河的女人扒开瓜园的柳篱，钻进半个身子，正跟他的目光相遇，进退两难；他慌忙连打手势，叫那个投河女人钻进瓜垅，藏到密密层层的瓜叶下。

闷罐官船靠了岸，两个兵勇跳下船，闯进瓜园来。

“军爷，买瓜吗？”柳梢青跳下瓜棚，笑脸相迎。

“小兔崽子，看没看见一个女逃犯？”两个兵勇中的小头目儿，横眉立目，狗脸下霜，粗声大气喝道。

“回军爷的话，没看见。”柳梢青喜眉笑眼，一副天真烂漫的神态，“我这两只金睛火眼，一只蠓虫儿飞过去，也能分出公母。”

快到正午了，天气闷热，没有一丝风，那满园的瓜香飘散不开去，凝聚在瓜园里，令人象喝下醇酒，迷迷糊糊，如醉如痴。

“摘几个瓜来解渴！”那个小头目儿早已垂涎三尺，大模大样地坐在瓜棚上吆喝。

另一个兵勇刚要进垅，柳梢青忙拦道：“军爷，您看不出成色，还是小子替您摘来。”

这个家伙正懒得走动，也就到瓜棚下歇凉坐等。

柳梢青走进瓜垅里，跪走爬行，掀开瓜秧找瓜，张开小手拍瓜，侧耳细听熟不熟。最后，他咬断一根青藤，摘下一个黑崩筋的大西瓜，从瓜垅里推出来，向瓜棚下滚过去，累出满头大汗。

两个兵勇抢过瓜来，抄起瓜刀就宰，狼吞虎咽大吃大嚼。

趁这两个家伙只顾得吃瓜，柳梢青悄悄溜进那个投河女人隐藏的瓜垅里，轻声细气地小声说：“大婶，您别慌，也别动，我把他们打发走。”

两个兵勇吃下一个斗大的西瓜，又吞掉两个面瓜，三个香瓜，一个个变成了大肚子蝥蛄

儿，走都走不动，哪里还迈得开脚步追逃犯。

“记上账！”两个兵勇伸缩着脖子打饱嗝儿，双手搂着倒扣铁锅的大肚皮，鸭摆鸭摆地走了。

等那条闷罐官船解了缆，拨船回头，走出半里水路，柳梢青才向瓜垅里喊道：“大婶，出来吧！”

从密密层层瓜叶下，站起了那个投河女人；只见她人高马大，三十上下，虽然蓬头垢面，怀着就要临盆的身孕，可是从她那眼角眉梢，仍然看得出俊俏而剌悍的神采。

“好个侠肝义胆的小儿郎！”身高马大的投河女人，走到瓜棚下，象男人一样给柳梢青作了个大揖，“多谢你的救命之恩。”

“大婶，您折杀了我！”柳梢青从瓜棚里找出一把砍柴的斧头，“我给您砸开手铐脚镣。”

人高马大的投河女人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赏我两个面瓜吃吧，我先补一补身子。”

柳梢青答应一声，跑进瓜垅；一会儿，左手托着个花面鬼脸的面瓜，右手托着个傻头傻脑的面瓜跑回来。

这位人高马大的投河女人一定是几天水米

不打牙了，接过这两个大面瓜，就象风卷残云，一扫而光。

“大婶！快把手铐脚镣砸开，逃命吧！”柳梢青焦急地催道。

“不必！”这位人高马大的投河女人抹了抹嘴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咬住嘴唇，全身叫劲，猛地大喝一声，两臂伸张，双脚叉开，只见那手铐和脚镣的铁链，一环一环地碎裂了；然后，两手五指并拢，就象柔软无骨，从手铐里抽了出来，双脚又一顿地，脚镣也绽开脱落了。

柳梢青目瞪口呆，惊呼道：“大婶，您好大气力！”

人高马大的投河女人微然一笑，问道：“孩儿呀，你想练出这一身功夫吗？”

“想！”柳梢青响亮地答道。

“那就跟我走吧！”人高马大的投河女人又拍了拍即将分娩的肚子，“我不光要传授你高强的武艺，这个肚子生下个女儿，还要白送给你当媳妇。”

“我得……问问我爹……愿意不愿意……”柳梢青害怕了，又想打退堂鼓。

“跟我走！”人高马大的投河女人陡地变了脸，伸出手去，掐住柳梢青的手腕。

柳梢青只觉得全身麻木，动弹不得，张口结舌，想喊也发不出声；人高马大的投河女人一转身，把他背在背上，健步如飞而去。

柳老爹卖瓜回来，儿子早已被人拐走了；四处寻查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无影无踪，也就听天由命了。

过了几天，渡头路口，村墙庙门，官府张贴告示，画影图形，悬赏严拿义和团的逃犯武大师姐。柳老爹暗暗祷告上天保佑，这位武大师姐逢山有路，遇水有桥，死里逃生，可没想到正是这位武大师姐拐走了他的儿子。

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；柳梢青一走三十年，带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儿柳叶眉，从关外重返运河滩。

柳老爹还活着，已经七老八十了；柳梢青从老爹的手里接过这块瓜园，闷声不响地继承祖业，种瓜为生。关于他一走三十年的行踪下落，他守口如瓶，连柳老爹也问不出片言只语。三年两载，他种出的瓜都是上等成色，柳老爹见祖辈

的手艺没有失传，也就闭上眼睛，撒手归西，含笑九泉了。

柳梢青是个打不开的闷葫芦，敲不响的梆子木鱼；可是，瓜园并不冷清寂寞，从早到晚回荡着柳叶眉那百鸟闹林的笑声。

三个姑娘一台戏，柳叶眉一个人就能唱两台。

三

原来，柳梢青被武大师姐带走，下了关东，走在半路的一片草甸子上，武大师姐果真生下一个女儿。娘儿仨相依为命，一路北上，走到一条水天茫茫的大江边；江上不见船影，插翅也难飞过去，不得已就在江边的一个小小荒村落了脚，砍倒一块蓬蒿，搭起一座马架，隐姓埋名过日子。

柳梢青长到二十六岁，武大师姐的女儿也十六岁了，就给他们在马架子里的对面炕上完了婚；两年之后，柳叶眉落生。柳叶眉三岁，母亲死了，跟着姥姥长大。又过了十年，武大师姐一

病不起，穿上装裹躺在麻绳高粱秆的停尸床上，圆睁两眼，瞪定了柳梢青不咽气。柳梢青从老岳母的眼神里明白，找来一把牛耳尖刀，跪在床下，点手叫柳叶眉接过刀去，刀尖顶住他的心口，一字一泪说道：“娘呵，孩儿胆敢再娶，死在眉子刀下。”武大师姐的脸上飘过一抹浮光笑影，眼角淌下两颗慈心泪，一缕轻烟咽了气。柳梢青掩埋了老岳母，倦鸟思林，人老想家，这才带着女儿回乡来。

- 柳叶眉从呱呱坠地，就被姥姥百般宠爱。武大师姐是个大刀阔斧的性格，雷鸣电闪的脾气，柳梢青有个言差语错，不顺她的心，不中她的意，开口就骂，举手就打，抬腿就踢；传授柳梢青武艺，柳梢青的手脚稍一怠慢，抡起藤条、刀背、枪杆子，没头没脑地狠抽毒打，抽打得柳梢青满身青一块，紫一块。她管这叫捧头出孝子，不打不成材。武大师姐也很不喜欢女儿的柔弱，恨她是一朵挺不起腰的藤萝花，骂她是一条扶不直的井绳，从小不给好脸子看。然而，在柳叶眉身上，武大师姐可就象太阳从西山出来，跟她那铁石心肠的风火性儿，判若两人了。

武大师姐就象前世欠了外孙女儿的情，这辈子当效犬马之劳，结草衔环以报。女儿躺在炕上，她亲自动手，把柳叶眉接到人间。这个毛茸茸的小生命落地哭出头一声，武大师姐就象听见的是莺声燕语，眉梢生喜，喜泪满腮。也是天生的缘分儿，柳叶眉一出满月，爹娘抱她，她就象小脚丫儿扎满了葛针，踢蹬着小腿大哭；可是一到姥姥的怀里，马上眉开眼笑，粉嫩的圆脸蛋上挂着几颗泪珠儿，就象杏花春雨。从此，柳叶眉日夜粘在姥姥身上。武大师姐一辈子不喜欢围着锅台转，只爱风来雨去下地耕、耩、锄、耨，也只得足不出户，看家、做饭、哄孩子，而且心甘情愿。轻荡摇篮，柔声低唱一支又一支的催眠曲，哄柳叶眉入睡，院里猫咪狗咬，墙外鸡鸣鸟啼，她都要手提一根哨棒，赶走猫、狗、鸡、鸟，怕吵醒了柳叶眉。柳叶眉有个头疼脑热，她更是心如汤煮，六神不安；两天不退烧，她就要一步一个响头，磕到娘娘庙求签问卜。

柳梢青是个更名改姓的倒插门女婿，在这一家里地位最低，女儿柳叶眉的身份都高他一头；所以女儿象山中的果子河边的花，疯了秧的